

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三十一之

三十

六

C40
4514
115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下
家書置之武州蓋雲山
我德公塔院庫府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並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七子攝頌曰

尼不在前行 見僧應起敬 白僧半加坐

歸俗詰無緣

緣處同前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在鹿子母東林住處
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亦復乞
食遙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此愚人若
迦攝波次第至家吐羅難陀即先入其舍在門扇後
立迦攝波來告言聖者宜過家無熟食尊者即去作

是語已還至餘家迎攝波來同前言告如是展轉乃
至多家皆聞斯語情生怪異若阿羅漢不預觀者於
事不知便卽入定觀誰惱我見吐羅難陀苾芻尼告
言姊妹汝今無憊然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強請
世尊令如是等惡行女類出家近圓諸苾芻聞以緣
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多有過患苾芻乞食處苾
芻尼不應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苾芻迎攝波善說其
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乞食尼不前行諸苾
芻尼便不敢行因此乞求難得向苾芻說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乞處尼應避行

緣處同前特吐羅難陀苾芻尼在無量百千大衆之
中而爲說法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因行至彼衆見皆
起吐羅難陀端坐不動衆人卽白吐羅難陀曰聖者
大迦攝波人天恭敬我等遙見咸悉驚起聖者端然
不移於坐極爲不善答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極愚
極鈍而來出家我是釋女從佛出家博通三藏善閑
說法契合真理問答無滯何合見彼從坐起焉時衆
聞已皆悉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信心長者婆羅
門等善作譏嫌從今已後苾芻尼遙見苾芻應從坐
起若見犯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若見苾芻從坐起

者後於異時蓮華色苾芻尼於寺門首爲諸大衆演說法要時具壽阿難陀因行乞食至尼住處蓮華色尼遙見彼來急從座起阿難陀來卽坐其座問言姊妹汝爲大衆說何教法報言演說某經于時具壽阿難陀卽爲大衆說其義趣蓮華色尼一心佇立聽其說法阿難陀爲貪說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悶倒地是時衆中無信心者共相議曰我聞蓮華色尼無諸染欲今見阿難陀美貌容儀遂生異念欲火燒心便卽倒地諸苾芻聞以緣曰佛佛言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說其過從今已後若苾芻尼

於苾芻處來聽法時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爲說法忘命令坐苾芻尼應可白知隨處安坐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鳴者謂說法人校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羣賊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遁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爲欲哀愍以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訖汝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譚闍獨處閑居往空林

律
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在山崖或依坎窟或在草
積或於露地或向塚間或屍林處隨宜臥具趣得支
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修靜慮莫爲放逸勿於後
時情生悔恨此則是我之所教誡時諸苾芻聞佛說
已便往山林坎窟之中茂林清沼華果勝處一心靜
慮遠離放逸諸苾芻尼亦近王園於閤林中或在餘
處受用隨時供身臥具跏趺而坐宴默思惟遂有蟲
來入不便處因生苦惱世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
應跏趺而坐以修寂定應半跏坐是時諸尼奉教而
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佛言應以故破衣及以輭絮

而爲掩蔽方始半跏當修寂定

緣處同前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苾芻尼捨
戒歸俗重求出家得與出家近圓不佛言鄒波離一
經捨戒更不應出家

緣處同前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先制苾芻尼
不得詰問苾芻所有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
正命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詰問苾芻諸過失不
佛告鄒波離必無因緣諸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
前罪類所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 殘觸不相避 不問隱屑事

近圓座應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已久不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施盡告其婦曰我今年老不能求財欲往逝多林爲出家事妻言聖子君若出家我何依託亦去出家夫言賢首可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答彌處頂禮雙足曰言聖者此是我婦樂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爲出家願慈納受我今亦往逝多林所而求出家答曰善哉男子夫妻能發此勝妙心俱共出家斯爲好事如世尊說出家之人有五勝利功

德無邊聖所稱歎五勝利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家時大世主喬答彌卽與落髮長者卽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爲作出家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者有福今得出家多獲勝妙四事供養後於異時入城乞食妻苾芻尼亦入乞食時世飢饉乞求難得遇見其妻問言姊妹若爲存濟妻曰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辛苦存生便卽告言我今多得飲食供養若佛聽者減半相與時苾芻尼還至本處向諸尼衆具陳其事尼旣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者苾芻有食應

可相與勿致疑惑如世尊說若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有食相與勿致疑惑者苾芻乞食得已便即減半與苾芻尼恒來就食乃於他日其苾芻尼別處得食而不來就苾芻作念尼應餘處得食爲此不來何勞留分思惟是已便不出分尼於明日遂來覓食報言姊妹昨不見來遂不出食今雖有者已成殘宿惡觸不堪受用尼聞斯語禮足而還至尼住處具說其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苾芻殘觸苾芻尼得食苾芻尼殘苾芻得食祿處同前時有苾芻於僧衆中問苾芻尼與僧不同

隱屑之事尼聞羞恥俯面而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問苾芻尼所有隱屑之事然苾芻尼自可相問苾芻若問得越法罪苾芻又問同戒隱事彼復羞慚佛言可令尼隔方問彼尼彼以其事告彼隔者隔尼聞已方報苾芻由不對言少羞慚故緣處同前具壽舍利子等與一苾芻尼受近圓已說頌告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說是語已時苾芻尼月期忽下舍利子告言姊妹汝可起去尼爲羞恥便不肯起時舍利子觀知所以卽便起去諸苾芻尼曰姊妹纔受近圓未離壇場豈合惱亂阿遮梨耶令起不起答言姊妹彼是大人不容見我猥屑之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爲蹲居於前而坐月期忽下云何起去諸尼聞已向苾芻說苾芻曰佛佛言自今已後與女近圓勿令蹲居可坐輒上或坐草座或復小褥子上由諸女人身柔輒故

第六門第九子攝頌曰

苾芻餘臥具 應與苾芻尼 尼不蹋橋板

不著裝身物

緣處同前爾時大世主喬答彌與五百苾芻尼遊行入閤日將欲暮到逝多林作如是念時今已過日旣將暮不暇入城我等宜共隨時居止待至天曉方可入城卽於寺中露地而眠所有衣服爲塵土所汙至天曉已復作是念若不頂禮大師足已至城還須重來卽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見衣服塵土所汙知而故問喬答彌曰衣服何因被塵土汙時喬答彌以事具白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苾芻所有餘長臥具不與苾芻尼耶白言不與佛告阿難陀從今

已後苾芻受用餘殘臥具應與苾芻尼勿致疑惑如
世尊說應與苾芻尼臥具者時諸苾芻分臥具時皆
取下惡留上好者與苾芻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
芻尼應與麤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准此既合食亦同然
緣處同前爾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從外而來欲入住處
遇河水泛溢見迦攝波在板橋上吐羅難陀作如是
念此愚鈍物今可治之速往橋邊用力蹋板時迦攝
波遂卽落河衣服並濕鉢沉水底錫杖隨流迦攝波
曰姊妹汝無過犯乃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強請

世尊度如斯類惡行之女於佛法內出家爲尼苾芻
聞已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多生過失告言
從今已後苾芻尼不應共苾芻同橋上行若行得越
法罪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共苾芻同橋行者時有
大橋安隱廣大諸苾芻尼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
大橋共行無過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次第行至勝鬘夫人處夫人見已唱言
善來卽敷座令坐共爲言議時吐羅難陀尼問勝鬘
曰姊妹何故勝鬘腰細耶答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

律
以物結束爲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答言聖者
我用物纏是故麤也尼曰由此衆人見者相愛勝鬘
默爾尼至住處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法衣豈合
尼畜白諸苾芻苾芻曰佛佛言此非法衣著者得越
法罪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又見夫人乳房圓
正問答同前夫人我著覆乳房衣又見夫人著承乳
房衣又見著勤腰衣吐羅難陀見皆借問如上且答
尼卽學作著用此衣佛言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漬水汙衣 不持死胎子 不吞於不淨
觸已子非他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苾芻尼入城乞食時大迦攝波
在城乞食臨渠漚行吐羅尼見便作是念我今宜可
治此愚人遂持大輓速至傍邊遙擲漚內穢惡臭水
汙其衣服迦攝波曰汝無憊犯然是阿難陀作斯過
失具說如上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
以穢惡水汙苾芻衣服若犯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爾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將諸
財貨出外興易妻敬好食著妙衣裳欲心熾盛遂共

一男而作私通因卽有娠既經多月而作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當害我遂卽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訖何處安置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答言聖者可去無授食人我懷憂惱報言妙相可有人亡答言無有人亡然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相我若爲棄頗能吊供乞鉢食不答言我與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不答言並與卽以大鉢盛彼死胎向空舍中而爲棄擲時彼舍內先有衆多漫行男子家中聚立見而出曰禿頭釋女欲何所作答曰只由我等無賴在夫

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子聞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報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陀尼現作如是棄胎惡業諸尼默爾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大鉢有如是過是故諸尼不行大鉢告諸苾芻吐羅難陀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作此非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鉢作如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知持何等鉢佛言苾芻小鉢是尼大鉢緣處同前時笈多尼旣將一滴不淨置在口中復將一滴置下根內衆生業報難可思議遂卽懷娠生童子迦攝波時笈多尼不敢手

觸兒便啼哭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聞默爾餘尼答
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爲此啼哭彼卽答
言世尊大悲云何已子不聽手觸母不觸者豈不命
終尼聞稱善我往白佛卽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已
子應觸長養抱持無有過失

緣處同前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者女人多愛便
捉此兒從肩至肩競共持抱其兒便瘦諸親見問何
意如是彼遂具說咸共譏嫌以緣白佛佛言諸尼不
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法罪

七門總攝頌曰

笈多尼不住 僧脚崎二形 道小羯磨時

沽酒尼根轉 寺外不以骨 第七攝應知

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笈多共兒宿 王舍藥叉神 施兒永繫項

稱名與祭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男同一室宿時
笈多苾芻尼遣童子迦攝波出外令宿子卽啼哭諸
親聞已問笈多曰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啼哭尼默
不對諸尼報曰世尊不令苾芻尼共男子同一室宿
爲此令出由是夜啼諸親曰世尊大悲若童子小兒

不與母宿當招禍患可白世尊諸尼向苾芻說苾芻
白佛佛言笈多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應
如是乞敷座鳴鍵椎尼衆集已笈多合掌隨應致禮
於上座前或於草坐輓上或褥上坐合掌而住作如
是白大德尼僧伽聽我笈多苾芻尼生男欲與子同
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
伽與我與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次令
笈多尼離聞處著見處須一苾芻尼作白羯磨應如
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爲自生男此笈多今

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若苾芻尼僧伽
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
與子同室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爲自生男此笈多今
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苾芻尼僧伽今
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若諸苾芻尼僧伽聽與笈
多尼與子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
已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
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苾芻尼已蒙僧伽作與
子同室宿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致疑惑其

笈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非是餘人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時笈多子年長大猶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大不應同宿應如教奉持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爲居止名曰娑多此常擁護影勝大王中宮妃后王臣宰輔及諸人衆由彼力故王及諸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成華果泉池在處充滿常無飢儉乞求易得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商估之類悉皆來湊摩揭陀國時此藥叉亦皆覆護娑多遂於

自類族中娶妻同住是時北方健陀羅國復有藥叉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能擁護令彼國中安隱豐樂與摩揭陀境界事無差異時彼藥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後於異時諸方藥叉共爲聚會此二藥叉得申歡愛共爲親友執別之後各還故居娑多藥叉取摩揭陀上妙華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華果送與娑多如是多時共申情好復因聚會重得交歡是時娑多語半遮羅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爲親愛不相疎隔半遮羅曰善哉斯語我意同爾娑多曰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人若生男女共

爲婚媾彼言可爾時娒多妻未經多時遂有娠體月
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樂其女生時諸藥又衆咸
皆歡慶諸親立字名曰歡喜于時半遮羅聞彼生女
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娒多藥又是我親友今旣生女
我當生男彼卽是我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瓔珞衣服
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今送衣服
願垂納受是時娒多得書領信還以書答然半遮羅
意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兒與其立字
旣是半遮羅子應號半支迦時娒多藥又聞半遮羅
生一男子便作是念我友生男豈得徒然可寄衣瓔

用申歡慶彼卽是我女夫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子
慶喜交懷聊寄衣纓用申欣賀幸當爲受冀表不空
彼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
共作婚姻時娒多藥又婦還有娠其時諸山出聲如
大象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議曰此之孩子託
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鳴吼旣是娒多之子應名娒
多山旣長大已父遂身亡自爲家主是時歡喜年旣
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舍城現有諸人所生
男女悉皆取食弟言大姊曾聞我父於此城主及諸
人衆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離諸憂惱我今宜可更加

守衛此則是我所防境界若有餘人爲損害者我應
遮護爾今何得生此惡心宜除此念然藥叉女由於
前身發惡邪願習氣力故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
姊意事難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然父
在日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婚姻事即便裁書與半
遮羅藥叉曰我姊歡喜年旣長成宜可爲親當速來
此彼得書已便爲盛禮至王舍城娶婦歸故旣至本
城經多時已與其夫主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
知我意欲得王舍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女皆取食
之答言賢首彼皆是汝家族住處餘來侵害尙欲相

遮寧容汝今輒爲酷虐與斯惡念勿更再言由彼前
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聲懷瞋且默後於異
時便生一子如是次第更生五百其最小者名曰愛
兒時五百兒威勢成立母恃豪強欲行非法夫頻勸
誨竟不受言夫知彼心默爾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
舍城中隨有來去現在人衆所生男女次第食之爾
時城中旣失男女所有人衆皆共曰王臣等男女皆
被盜將不知是誰作斯巨害痛惱中極欲遣如何願
王慈悲善爲尋察王卽勅令諸處街衢四面城門令
兵守捉時諸兵士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

律
人懷娠者咸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王舍城中大災
盛起諸王臣佐重啓大王今此國中生大災難具說
上事王聞驚怪卽喚卜師問其所以答曰斯之災橫
皆是藥叉所作宜可速辦諸妙飲食而爲祭祀王下
明勅擊鼓宣令告諸人曰無問主客在我境者皆須
備辦飲食香華掃灑街衢城隍聚落種種嚴飾鼓樂
音聲鈴鐸幡幢于時王舍城人旣奉王勅各以精心
備辦飲食香華等物嚴飾街衢如歡喜園處處祭祀
雖勞備設災橫不除苦惱憂惶莫知所計于時守護
王舍城天神於睡夢中告諸人曰汝等男女咸被歡

喜藥叉之所食噉汝等宜可往世尊處所有災苦佛
當調伏諸人報神曰此旣取我男女充食則是惡賊
藥叉何名歡喜因此諸人皆喚爲訶梨底藥叉女王
舍城人聞是事已皆往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此
訶梨底藥叉女於王舍城所居人衆便於長夜作不
饒益我等於彼先無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
男女咸悉盜去以充飲食唯願世尊憐愍我等爲作
調伏爾時世尊默然受請彼等咸知佛受請已頂禮
雙足奉辭而去至明清旦佛卽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卽往訶梨底藥叉住處

律
時藥又女出行不在小子愛兒留在家內世尊卽以鉢覆其上如來威力令兄不見弟弟見諸兄時藥又女廻至住處不見小兒卽大驚忙觸處尋覓及問諸子愛兒何在答言我等並皆不見便自搥臂悲泣交流唇口乾焦精神迷亂情懷痛切速趣王城遍行諸坊康莊道路園林池沼天廟神堂客舍空房皆求不得更加痛切便卽癡狂脫去衣裳大聲號叫唱言愛兒汝今何在遂出城外巡歷村莊大聚落中皆覓不得卽往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被髮露形宛轉於地肘行膝步蹲居而坐如是漸次到瞻部洲七大黑

山七大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山覓皆不得情懷苦痛氣咽不通又往東方毗提訶洲西瞿陀尼北俱盧洲亦皆不見便往等活黑繩衆合叫喚大叫喚熱極熱阿鼻止頰部陀尼刺部陀阿吒吒阿呵阿婆呼呼婆青蓮華紅蓮華大紅蓮華如是等十六大地獄皆亦不見又往妙高山處先登下層次登第二第三層直過多聞天宮至妙高山頂先入衆車園次入維羅歡喜皆覓不見卽往圓生樹下乃至善法堂中入善見城欲入帝釋最勝殿中時有金剛大神與無量藥叉守門而住見彼來入便卽驅出善見城外情

加痛切至多聞天處於大石上投身躋地悲啼號哭
自言大將軍我小子愛兒被他盜去莫知何在願見
施我多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自作癲狂汝今且觀
近汝家室晝日遊處誰來居止答言大將軍沙門喬
答摩在彼而住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所
而作歸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彼聞斯語情生歡喜
如死再三還來本處遙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莊嚴其身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妙寶山既見佛已
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子既至佛所頂禮佛足
退坐一面自言世尊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

令我得見佛告訶梨底藥叉女汝有幾子答言我有
五百兒佛言訶梨底五百子中一子若無有何所苦
答言世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而取命終
佛言訶梨底五百子中不見一兒愛如是苦況他一
子汝偷取食此苦如何答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訶
梨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云何食他男女耶答言唯
願世尊示誨於我佛言訶梨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
現在人衆皆施無畏若能如是不起此坐得見愛兒
答言世尊我從今已去依佛教勅王舍城中現在諸
人皆施無畏作是語已時佛令彼得見愛兒子時訶

梨底歸依如來請受禁戒城中人衆皆得安樂離諸
憂惱時訶梨底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不
殺生乃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我及諸兒從今已
去何所食噉佛言善女汝不須憂於瞻部洲所有我
諸聲聞弟子每於食次出衆生食并於行末設食一
槃呼汝名字并諸兒子皆令飽食永無飢苦若復有
餘現在衆生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者皆悉
運心令其飽足佛告訶梨底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
我法中若僧伽藍若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當晝夜
勤心擁護勿令衰損常得安樂乃至我法未滅已來

於瞻部洲應如是作爾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梨底
母五百諸兒及以諸來藥叉等衆皆大歡喜頂禮奉
行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訶梨底
母先作何業生五百兒吸人精氣食王舍城人所生
男女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此藥叉女及此城人先
所作業還須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牛人娶妻未久
遂卽有娠是時無佛但有獨覺出現人間樂居寂靜
受用隨宜邊際臥具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時有獨覺
遊行人間至王舍城于時此城爲大設會時有五百

律
人各各嚴身咸持飲食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路
中逢見懷娠牧牛之女持酪漿瓶諸人告言姊妹可
來舞蹈共爲歡樂女見相喚便起欲心舉目揚眉共
爲舞蹈由其疲頓遂卽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內女
懷憂惱掌頰而住便以酪漿買得五百菴沒羅果時
彼獨覺來至女傍其女遙見身心寂定威儀庠序在
路而行情生敬仰遂卽前近頂禮雙足持香美果奉
施聖人諸獨覺者但以身化口不說法欲饒益彼女
人故如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虛空現諸神變凡夫
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

發願我今於此眞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來生王
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女我皆取食汝等
苾芻於意云何彼牧牛女豈異人乎卽訶梨底藥叉
女是由彼往昔奉施獨覺五百菴沒羅果發惡願故
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生五百子吸人精氣食噉城
中所有男女汝等苾芻我常宣說黑業黑報雜業雜
報白業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果
報還其自受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
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時訶梨底旣受如來三歸五戒已遂被諸

律
樹
餘藥叉神等而作災難卽將諸子施與衆僧若見苾芻行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去王舍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卽來抱持彼便隱沒時諸女人白苾芻曰此是誰子答言訶梨底兒女人報曰此是怨家毒害藥叉所生子耶苾芻報曰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爲諸藥叉與作災難爲此將來施與我等女人作念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僧伽不受女人白言聖者尚能納受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等男女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苾芻奉教雖受不爲守護縱

其自意隨處遊行諸苾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施與僧伽一苾芻爲受以故袈裟片繫其項上而爲守護若多施與於上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來贖取諸苾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苾芻希報恩故苾芻知心而不爲受佛言應受如世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衆苾芻遂從父母要索全價佛言不應索價應隨彼意知足受取緣處同前時訶梨底藥叉女既將諸子施與僧伽夜臥患飢啼泣至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晨朝應持飲食稱其名字而

祭祀之或有欲得齋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非時欲得飲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必芻鉢中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佛言應與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音釋

逃迸

逃北諍切走散也

誼開

誼虛袁切開奴救切誼開不靜也

坎窟

坎苦感切

奔也

窟苦

踣

祖尊切踣也

餘長

長直亮切

潰

子旦切潰也

切坑

娠

妊也

笈

其業切

僧脚

楚語也

婚

樵

梵語也此云聲亦云鐘隨有瓦木

鐵

鳥者皆曰捷樵捷巨寒切

婚

楚語也此云掩

婚

婚呼

候切

媾

媾合也

酷

苦沃切

鐸

徒各切

肘

切創

頰

古協切

毗奈耶

雜事

卷第三十一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計
字八千一百七十個該銀三兩八錢七分七厘
起薦亡侶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仗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逆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視窻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姪女名蓮華色
銜色爲業以自活命時有婆羅門來告言少女好不
汝可與我行歡愛事報曰汝有錢不答言我無女曰
可去覓錢後來相見答言我覓便往南方隨處經紀
得五百金錢還來女處時蓮華色由依尊者目連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視窻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姪女名蓮華色
銜色爲業以自活命時有婆羅門來告言少女好不
汝可與我行歡愛事報曰汝有錢不答言我無女曰
可去覓錢後來相見答言我覓便往南方隨處經紀
得五百金錢還來女處時蓮華色由依尊者目連善

律
知識故因卽出家近圓得阿羅漢果隨情所樂出王
舍城向室羅伐爾時世尊未遮苾芻尼住阿蘭若時
蓮華色遂往闍林於閑靜處宴坐入定受解脫樂時
婆羅門持五百金錢至王舍城問諸人曰蓮華色女
今何處去答言彼已於釋子法中而爲出家向室羅
伐彼聞告已卽往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王舍城女
各蓮華色遊行至此今在何處答言彼女已捨非法
而爲出家在闍林中專修妙觀彼便往就報言少女
先有誠言今持錢至汝可與我共爲歡樂報言婆羅
門我已棄捨罪惡之業汝今宜去報言少女汝雖捨

我我不捨汝宜可起來必不相放報言汝於我身何
處支體偏生愛樂答曰我愛汝眼卽以神力抉其兩
眼而授與之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禿沙門女能作
如是妖術之法拳打尼頭棄之出去卽以此緣告諸
尼衆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住阿
蘭若有如是過自今已後苾芻尼不應逐靜在闍林
中及空野處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苾芻尼不應住阿蘭若時
諸苾芻尼便在街衢坊巷坐修禪寂還招前過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尼應居寺內修習時有信心俗人聞

佛令尼於寺中修定遂於城外爲造尼寺尼來居止
還被諸賊及獐惡人來共其侵嬖苾芻白佛佛言不
應城外安置尼寺應在城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尼寺門前佇望而
立見有人來即使調弄時諸俗旅皆共譏嫌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尼住門前有如是過故尼不應住在門
下告諸苾芻曰諸尼不應在門前立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佛所制諸尼不應立門首者便於窻中
而望遙相調弄起過同前佛言此亦如前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許著僧脚崎 有男池不浴 交衢不應越
宜在一邊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於寺院內便著五衣作諸事
業熱悶疲勞因此羸弱卽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
於寺內應披僧脚崎作諸事業俗人來見遂起欲意
信心者見共作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等若嫌
斯事從今已去苾芻尼對長者婆羅門不應著僧脚
崎而爲事業若著者得越法罪若對俗人作者可用
僧脚崎覆兩肩臂披五條衣然後執作緣處同前時
吐羅難陀苾芻尼遂往男子洗浴之處而爲洗浴有

諸少年男子亦來洗浴見尼入水共相議曰觀此禿沙門女身如野水牛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往男子浴處有斯過失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往男子浴處洗身若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苾芻尼立在四衢道中見俗人來即便調弄諸人報曰禿沙門女豈合於四衢道中調弄我等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苾芻尼不應驀四衢道過應近一邊取便而去若直過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四子攝頌曰

若是二形女 或是合道類 或常血流出 及是無血人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形女而爲出家見餘尼來便現異相彼問言妹汝是何人答言姊我是二形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自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形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道合女出家若小行時大便俱出汗其處所餘尼來入見已問言誰汗處所

答言姊妹我本無心欲汙其處爲二道合欲小行時
大便俱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
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從今已
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道合不若
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常流血女出家裙衣點汙
多有蠅附諸尼問曰妹身常流血耶答言我是常流
血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亦同前不堪共住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無血女出家見有餘尼於
時時中月期水現遂生嫌恥報言小妹汝有邪思不

能離欲於時時中有月期現答言阿姊何故見嫌此
是女人常法汝可無耶答言我無血人何有斯事尼
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宜應擯去不生
善法若見有女求出家時應可問言汝非無血不若
不問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五子攝頌曰

道小著內衣 近苾芻不唾 僧尼不對說
當於自衆邊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度道小女出家時彼女人向
小行處久而方出餘尼問曰何遲出耶答曰知欲如

何我身道小根不具足是故遲耳尼白苾芻苾芻白
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卽應擯棄

緣處同前時有諸尼爲月期下汗衣臥具多有蠅附
雖加浣淙還同前汗佛知告曰如此色類應著內衣
諸尼便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亦著此衣入城乞食
街中墮落諸人見問此是何物遺在地上尼瞋答曰
惡生種宜可速問汝家母姊當爲汝說佛言若苾芻
尼著內衣應須安帶繫腰不生此過若不安帶繫腰
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

城乞食吐羅難陀尼見速至傍邊唾地唱言極愚極
鈍物迦攝波曰此非汝憊然是阿難陀過令惡行女
人於善法律中強請出家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吐羅
尼所爲非沙門法諸姪女人於苾芻處尚不出此鄙
惡之言從今已去苾芻尼見苾芻不應唾地唱言極
愚極鈍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犯過見苾芻尼來便喚令坐彼
問聖者欲作何事報言我爲犯罪今欲說悔尼卽對
坐苾芻白言阿離移迦存念我苾芻某甲犯某罪我
今對阿離移迦發露說罪不覆藏由發露故得安樂

住尼言聖者亦犯如是過耶斯非善事苾芻默恥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向苾芻尼邊說罪宜於清淨苾芻見解同者發露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犯罪見苾芻來虔誠恭敬頂禮雙足合掌請言聖者憐愍我故願見少坐苾芻問曰欲何所爲答言聖者我爲犯罪今欲對說苾芻對坐尼卽合掌白言聖者存念我某甲苾芻尼犯某罪廣如上說佛言苾芻尼不應向苾芻邊發露宜於清淨苾芻尼邊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六子攝頌曰

苾芻作羯磨 尼可用心聽 數座令人坐

尼座應分別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苾芻尼羯磨事別除共羯磨者尼在僧中作羯磨時不能無畏作法不成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爲作羯磨苾芻尼應聽諸尼不知云何諦聽佛言至心善思念之告言此是初羯磨竟第二第三應如是作

謂是二衆受尼戒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應可誦經者時諸苾芻不敷座席佛言應敷後於異時尼來聽法便坐好座時有一尼月期忽下汗其座褥聽訖便去知事人來欲收舉

置見多蠅附以緣白佛佛言尼來聽法不應令坐好
座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坐好座聽法者時有尼來
卽與小座時大世主喬答彌因來聽法令坐小座大
世主曰我在俗時尚不曾坐如此小座況今能坐諸
苾芻言大世主是世尊教不令苾芻尼坐好座聽者
大世主曰我豈同彼有可惡過由彼前尼心不存念
故有過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若苾芻尼
心存念者來聽法時應與好座勿生疑惑

第七門第七子攝頌曰

沽酒姪女舍 路中不獨女 隨時開內衣

歌舞不應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鉢
次第乞食見一俗女著妙衣嬰問曰少女因何得此
上妙衣嬰答言聖者我因沽酒得此衣嬰尼便作念
此好方便心緣不捨前行乞食又逢一女著弊故衣
羸弱而去問曰汝屬誰家答言聖者我無所屬但得
衣食我卽與作尼曰若爾何不沽酒答言聖者如我
之類豈能沽酒凡沽酒家須得寬宅牀榻座席盞杓
盤樽錢本多停供承如法客來無乏方有利潤尼曰
若爾所須之物我爲汝辦所得之財能與我不答言

我與便近尼寺造一大宅所須調度皆悉與之多與
本錢令其沽酒諸有飲者多求於此餘沽酒家皆起
嫉妬特吐羅難陀苾芻尼多獲財利後時王設大會
皆喚沽酒家諸人報言吐羅難陀苾芻尼寺邊有大
店肆多釀美酒諸人皆飲多收利物何不喚來偏苦
我等使者既聞往擒其女卽便大叫告言聖者吐羅
難陀王家使人枉被牽捉願見出來尼聞速出便卽
罵言獍惡物汝何所爲牽我女兒使者答言聖者豈
置店沽酒耶報曰我以腳踏怨家項上作沽酒業
關汝事問言聖者亦有怨家乎答曰汝卽是怨家

我女去因此鬪諍諸長者婆羅門見問言何故廣說
其事共作譏嫌諸釋迦女自爲掉舉作非法事禿沙
門女不遵淨行而爲沽酒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
吐羅難陀尼所爲之事非釋女法從今已去苾芻尼
不應沽酒若沽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著衣持鉢次第乞食
見一姪女著好衣纓問曰少女何處得此上妙衣纓
答言聖者我術賣色而得此衣尼作是念此好方便
我今試看得出生不心緣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
見少年女衣服垢膩形帶飢色行步虛羸體骨端正

問言少女汝屬誰家答曰我無所屬但得衣食我便屬彼答言若爾何因不作姪女業耶彼便卽以兩手掩耳報言聖者我之家族未曾聞作如斯惡事尼言少女凡是女人多爲此業汝非王女亦非長者婆羅門等貴族所生然諸女人皆愛男子我不出家亦當自作彼聞諗誘便答尼曰聖者若作姪女可卽得耶衆緣備具方辦其事先須廣宅衣服鮮華瓔珞莊嚴見者愛念若有男子來入舍時隨其貴賤飲食香鬘皆須供給尼言少女凡是所須我皆爲辦與汝衣食所得財物能與我不答言悉與尼於近寺造一大宅

所須之物悉皆備辦澡浴香華衣服瓔珞皆給與之恣口所食容儀肥盛諸姪女中最爲第一遂使諸人皆來臻湊彼諸姪女見此事時共生嫉妬吐羅難陀尼多獲財物後時王設大會多用塗香使者卽便集諸姪女共作塗香諸女讒言告使者曰吐羅難陀尼寺邊亦有姪女宜可喚來使者旣去喚女擒來彼便大叫告言聖者今有王臣撮我將去尼便疾出語使者曰汝癡惡人將我女去答言聖者亦作姪家報曰我以腳蹋怨家項上作姪女業何干汝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作姪女業若有

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將一少女於林野處大路之次銜色爲業因此求財爲他所執尼便惡罵廣說如前乃至若有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在王舍城時六衆苾芻每於伎樂人中共作歌舞共相議曰諸大德我等常被樂人使作歌舞者皆由十二衆苾芻尼彼若不將衣鉢等物私與伎兒令惱我者彼卽不能令我作樂宜可治罰今正是時可爲計校鄔波難陀曰宜可共打咸言可爾遂便同往遙見吐羅難陀苾芻尼共相謂曰此尼是頭首宜可苦

治卽前共捉或有拳打頭上或以腳踏腰間或用錫杖而爲打拍遍體青腫不復能行以油揩身臥在牀席諸尼見問何故如此答言被打問曰是誰報云尊者六衆汝作何過答曰彼是法兄我是法妹共相教誨自是常途豈比餘人何勞問過諸尼聞已咸共譏嫌云何苾芻打諸尼衆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若打尼時觸其身體告諸苾芻若打尼者是不應爲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著內衣者雖著此衣仍猶點血汙諸臥具多有蠅蟲遂生厭賤憂惱居懷尼

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上更著覆
裙諸尼卽便奉教而著還仍點汗佛言於時時中當
爲浣滌於眠臥時常須繫念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有苾芻尼名曰本勝身死之後舉至
屍林以火焚葬時十二衆苾芻尼卽於其傍自爲歌
舞諸尼嫌恥以事白佛佛言尼法不應自作歌舞作
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八子攝頌曰

僧尼根若轉 至三皆擯出 廣說法與緣
蓮華色爲使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尼若根轉
其事云何佛言同舊近圓及依夏次移向僧寺復白
佛言世尊尼轉根時卽依本夏送向僧寺僧若轉根
還依本夏向尼寺不佛言此亦送向尼寺大德此之
二人至彼處已根還復轉其事云何佛言隨其所應
還歸本處大德此復更轉如是至三此復云何佛言
若至三轉卽非僧尼當須擯棄勿懷疑惑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財娶妻而生
復於一處有一長者名曰鹿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
此之二家共誇財富各言已勝後爲親友昵好往來

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人有事至芳園所
悉皆集會壽議既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鹿子
於園中住共爲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
所有子孫共爲親愛不相疎隔鹿子曰善哉斯語今
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爲婚媾彼
言可爾我意同然作此議已各還本處後時天與妻
生一女容儀端正超絕常倫而性多啼哭若有苾芻
來至宅中爲父說法孩子不啼攝耳專聽三七日後
諸親歡會爲女立名共相議曰此女愛法攝耳專聽
天與之女可名法與付八養母恩慈撫育速便長大

如蓮出水時鹿子長者聞彼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
女豈得徒然可送衣嬰用申歡慶彼卽是我新婦何
疑并傳語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嬰用申欣
賀幸當爲受冀表不空天與領信還以語答彼若生
男定爲婚媾于時鹿子得語表心情求男子未久之
頃婦遂有娠月滿生男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爲兒立
名共相議曰此兒生日屬毗舍佉星應名毗舍佉亦
付八母抱持養育時天與長者聞鹿子生男作如是
念鹿子長者共我交親今旣生男我已生女彼是女
夫可作嚴身嬰瑤衣服令使送去并傳語曰聞君生

男情甚欣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彼得信已傳語報
曰久許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法與長
大情樂出家跪白父曰我今情樂善說法律而爲出
家父曰小女我有先言以汝嫁與鹿子長者子毗舍
佉彼卽是夫誠爲不可蓮華色尼是其門師時來相
問法與白言聖者我於善說法律情樂出家而受近
圓成慈芻尼性願來於此密與出家何以故我父遮
制無由得出尼曰善哉少女能發此心樂爲出家諸
欲味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於姪欲處知
有五失故不應爲云何爲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

有衆苦二者行欲之人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
無厭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
佛世尊及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門說
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
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
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
他驅使旣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
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
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
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爲諸佛及聲聞

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度汝出家且應住此我往白佛特蓮華色尼至世尊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法與於佛所說善法律中情樂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爲父先擬嫁與鹿子舅毗舍佉父母遮護不聽出家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汝往告諸尼衆天與長者女法與情樂出家可使蓮華色尼往法與處告其女曰奉世尊教與汝受三歸護并五學處卽於家中剃髮出家受其十學時阿難陀奉世尊

教告彼尼衆諸尼共集遣蓮華色尼至彼告言少女今尼僧伽奉世尊教使我於此與汝出家先受三歸并五學處當用心受旣爲受已告言汝今是近事女次授十學處語言汝已出家訖當勤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時女欣悅深生渴仰一心聽受蓮華色尼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彼開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時蓮華色尼來白世尊奉大師教所作已訖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尼衆可使蓮華色尼往彼家中授法與六法六隨法二年正學時阿難陀如世尊教告諸尼衆使蓮

華色尼至法與處依佛教勅授與六法六隨法告言
汝今已是正學女應二年中奉教修學如世尊教依
法護持復更隨機爲說妙法彼聞法已獲一來果是
時法與於二歲中學六法六隨法年漸長大容儀挺
秀超絕常倫時諸親族共來瞻視鹿子長者知女長
成令使往告天與長者曰男女成立宜共成親可選
吉辰式修盛禮天與答曰善哉斯事應如是爲即便
召集諸陰陽師占其吉日其天與長者遠近親族令
使告知我女法與某日成禮若長若幼皆須總集共
申歡慶諸莊嚴具皆可持來時鹿子長者亦告親知

然彼宗親眷屬廣博咸來集會滿室羅伐城時憍薩
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宮及諸僚庶皆聞天與長者
女法與嫁與鹿子長者兒某日吉辰共爲婚會諸親
總集闐噎城中王告大臣卿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
大臣頌宣王命令其境內聚落村坊諸貴豪族所有
嚴飾奇異之物咸可齎持助長者婚會時諸貴族聞
王命已咸持種種奇異之物皆來借助是時城隍康
莊巷陌人衆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燒香普馥散
以名華如歡喜園皆可愛樂法與遙見怪其奇異問
家人曰今欲非時爲白華會耶家人答曰由汝福報

爲此非時作白華會與汝成禮女聞斯語情生憂惱
速詣父所跪白父言我於五欲情無愛樂願父聽我
詣王園伽藍苾芻尼處父曰汝未生日我有誠言嫁
與鹿子長者男毗舍佉彼是汝夫今不由我然憍薩
羅主勝光大王僚庶貴賤咸悉知聞汝嫁與鹿子男
毗舍佉彼豈容汝詣王園寺耶汝欲令我及諸宗親
囚禁牢獄明日婚姻勿爲造次又諸親族咸來告言
少女汝今不應爲倉卒事汝旣盛年梵行難立彼聞
告已卽便策勵作意勤修專求聖道竟未能得離欲
方便於此時中世尊大師無不知見諸佛常法恒起

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爲第一最爲雄猛無有
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
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
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
覺華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滿足
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爲殊勝得法無畏降伏
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
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
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
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

得增長向八天路安穩無礙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
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
見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
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爲從地獄死生餘處
耶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
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無

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旣生敬信能
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爲法器見眞諦理其
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
并說二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爲不放鬆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
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胃入若說地
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

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
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
說天事光從齋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
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
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陀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
非無因緣卽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如憍慢及憂感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爲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
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阿難陀汝見法與童女我
付苾芻尼衆次第授與三歸五戒十戒作式又摩拏
於二年中學六法六隨法不明日出嫁眷屬皆集阿
難陀曰我皆已見佛言阿難陀無容得有住其家內

食殘宿食不久卽應證不還果及阿羅漢果汝今應
往告諸尼曰法與已於二歲正學六法六隨法尼衆
應遣蓮華色尼爲使者往彼家中作梵行本法時阿
難陀告諸尼已尼衆共集令蓮華色至其家內與作
本法已告法與曰汝今不久當受近圓又復更爲隨
機說法得不還果發生神力時蓮華色尼往白世尊
佛告阿難陀汝往苾芻尼處傳我所教作如是語僧
尼二衆應授法與近圓以蓮華色尼爲使者時阿難
陀承佛教已往告尼衆并集僧伽於二部中以蓮華
色尼爲使者卽於其處授法與近圓衆作法已時蓮

華色往彼告言少女二部僧伽已與汝受近圓竟佛
所聽許當善奉行又爲說法彼聞法已深起厭心於
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
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
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
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
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
敬無容得有阿羅漢尼諸漏已盡處白衣家食殘宿
食受行俗法王時法與旣得果已白父母曰二親當
知我已獲得阿羅漢果今欲往詣王園尼寺父母告

白若如是者恐被王法罪及我身可爲設計與佛同
去答言善哉願爲方便時天與長者卽請世尊及苾
芻僧令使復告鹿子長者曰善友當知我女法與不
樂爲俗必定出家宜可早來強爲婚媾于時鹿子啓
僑薩羅主勝光大王言臣共天與先有誠言指腹爲
親彼女今欲捨俗出家臣將諸親強爲婚媾王曰隨
意是時長者卽命宗親擬爲婚事其天與長者辦諸
飲食令使白佛供設已辦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著衣
持鉢將苾芻衆赴天與家就座而坐諸餘僧伽各依
次坐天與長者共諸親眷咸持種種上妙飲食供佛

及僧皆令飽足時鹿子長者并諸眷屬王子大臣及
諸人衆將毗舍佉備設禮儀來至門首欲爲婚聚時
天與長者知佛大衆飲食了澡漱訖收鉢已坐卑下
席并諸眷屬於大師前聽說法要爾時世尊爲說妙
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時法與尼斷三界惑得無
所畏嫁娶之事復在目前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并毗
舍佉與其親族備設音樂佇立相待時法與尼隨世
尊後出至門前時毗舍佉見法與遂便舒手捉法
與臂無量百千大衆俱見于時法與卽現神通如大
鵝王舒張兩翼上昇空界爲神變事是時王臣及毗

舍法所有眷屬并諸人衆見神變已皆生希有舉身投地如大樹崩遙禮彼足而申懺謝唱言聖女證悟如是殊妙勝德欲令在家受諸欲樂食殘宿食理所不應是時法與縱身而下爲諸大衆宣說妙法其聽法者無量百千得殊勝解有得預流一來不還果者或有於佛法中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或發聲聞獨覺大菩提心復令大衆歸依三寶求出生死時法與尼旣獲大利往詣佛所禮足而去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善說法者卽法與尼最爲第一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

請世尊曰此法與尼曾作何業於其本宅而爲出家蒙佛開許遣使得戒卽於其處獲阿羅漢果說法人中最爲第一唯願慈悲說其本業佛告諸苾芻法與前身所作之業果報熟時還須自受非於餘處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在世名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住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婆羅痾斯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遂

卽有娠月滿生女其女長大情樂出家父母不聽時
有老尼是其門師女卽自言聖者頗能於此與我出
家而受近圓成苾芻尼性不尼曰我往白佛汝且安
住便至佛所以事白知佛卽使尼往至家中與女出
家授三歸依并五學處及正學法二部僧伽亦復使
尼與受近圓已干時老尼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卽於
家中證阿羅漢果彼佛稱讚說法尼中最爲第一是
時老尼便作是念此女出家并受近圓聞法解悟獲
阿羅漢果皆由依我得此勝利作此念已便卽發願
我於迦攝波如來無上正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

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攝波佛授摩訶婆當來之世
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各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
中如此女人不離本宅而得出家受諸學處聞法解
悟斷除煩惱獲阿羅漢如迦攝波佛稱讚此尼說法
尼中最爲第一願我當來亦復如是汝等苾芻於意
云何其老尼者豈異人乎此法與是由彼往昔迦攝
波佛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廻向
發願在宅因使得爲出家受諸學處成苾芻尼斷諸
煩惱證阿羅漢果蒙佛記爲說法第一汝等苾芻由
是我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

應當勤修白業離黑業乃至說頌時諸必芻聞佛所
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音釋

銜黃絹切挾於決切獐尼耕切嬈而沼切亂莫

切越浣胡管切濯衣垢也釀女亮切擒巨金切該姑犬切

撮子括切昵乃吉切聞闕亭年切噎於結策勵

策楚革切進也勵力制切勉力也跟古痕切齋徂子切搗許爲切

佇直呂切疣女八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計
字八千六百七十個該銀三兩九錢零一厘超
薦亡侶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遁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秋月金沙願龍山識

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爲懺 獨不令剃髮 不賃尼寺屋
輒等不揩身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處從其受學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中委脇而臥其親教師見而問曰何因委臥答言阿遮利耶見責於我知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軌範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乞歡喜答曰善哉我往陳謝向逝多林房

中不見遂卽求覓見在寺外隨處經行便就禮足彼
不爲受棄之而去諸男女見謂欲染纏心告其尼曰
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來相就仁有所須
我當爲覓尼懷羞恥默然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
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不受尼懺致使耽欲昏迷男女
起惡分別告諸苾芻苾芻尼不應寺外從苾芻乞歡
喜苾芻應受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者俱得越法罪
緣處阿前諸苾芻尼令剃髮人淨除其髮尼見少年
心生欲染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尼心常躁
動若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人心猛利從今已

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
近邊而坐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報言
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不實於苾芻尼勿生
異念招地獄苦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已
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二衆中受近圓時作何
要誓如世尊說諸欲染者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
惡念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尼得越法
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勸一長者爲造尼寺
有多尼衆於此居停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

來向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卽於街衢權且停
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
尼見而問曰賢首天旣降雨何不急救所將貨物覓
停寄處答言聖者我等客人遍求停止今此城人不
存仁義房不肯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旣侵星天
今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收舉所有財貨悉
皆損壞誰當肯取答言聖者觀此人情難爲籌度縱
與倍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忍至天明方
可移覓尼曰諸子必能倍與可入寺中答言善哉如
聖者言卽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尼衆來

皆驅出賃與商人諸尼散出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
服濕徹旣至寺已彼尼問言姊妹何故夜深衝雨而
至皆卽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是語各共譏嫌云
何苾芻尼施主造寺驅尼令出賃與估人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男子浴處遂入其中
以輓揩身而爲洗浴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議曰
看此秃尼學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佛言不應
於此姪欲亂心愚暗人中揩身洗浴苾芻尼輓揩身
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 若木或拳指 唯用手摩身
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甄指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
及拳而指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指除手已外
用餘物指身者皆得越法罪

第八門總攝頌曰

此頌迄終

除塔懺門前 被羞不應畜 不共女由婦
瀉藥三衣蛇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波離 僧制不應越 尼無難聽入

教誡等隨時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燒既畢十二衆
尼收其餘骨於廣博處造窰堵波以妙繒綵幢蓋華
鬘置於塔上沉檀香水而爲供養又差二尼能讚唄
者於日月中常持土屑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
來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華引前唄讚旋繞其
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苾芻名劫卑德與五百門徒
遊行人間至室羅伐路在塔邊若阿羅漢不觀察時
不知前事遙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於此新造如來

髮爪之塔我行禮敬卽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
與土及水令洗手足授與香華讚唄前行引五百人
旋繞其塔禮已而去去塔不遠尊者鄔波離於一樹
下宴坐而住見而問曰具壽劫卑德應可觀察禮誰
塔耶即便作是念具壽鄔波離何故令我存念觀誰塔
耶卽便觀察見其塔內有本勝苾芻屍骨由彼尚有
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迴報言具壽鄔波離仁住於
此佛法庖生捨而不問鄔波離聞默然不對時阿羅
漢告諸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受大師教法者宜
可共往於輓聚處人持一輓聚皮生塔時衆門徒既

奉師教各取一輓於少時間悉皆毀壞二苾芻尼見
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諸餘尼衆時十二衆尼
及餘未離欲尼旣聞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始爲
命過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便問二尼小妹誰向彼說
答言大姊彼是客僧無由得知尊者鄔波離不遠而
住向客人說時吐羅難陀尼報言小妹我纔聞說卽
知是彼先剃髮人有斯惡行雖復出俗本性不移宜
可苦治令其失壞如世尊說壞徒衆者衆不應留我
今宜去豈得捨之發大瞋恚便持利刀鐵錐木鑽往
尊者所欲斷其命時鄔波離遙見諸尼疾疾而來便

作是念觀此諸尼形勢急速必有異意欲害於我宜
可觀察卽便入定觀見諸尼各懷瞋恚欲來相害于
時尊者情生急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卽斂心入
滅盡定諸尼旣至以刀亂斫鐵錐木鑽遍體鑱刺爾
時尊者由定力故更無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
等已殺惡行怨家報讎旣了宜可歸寺作此語已捨
之而去時具壽鄔波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壞卽還住
處諸慈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答言具壽諸慈芻
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者卽便具陳上事諸少欲
慈芻旣聞斯說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若慈

芻尼於慈芻處設有瞋恨但應不禮恭敬問訊豈合
造次手執利刀鐵錐木鑽往殺具壽鄔波離幾將斷
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已去不可更追
從今已往欲何所作答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
何須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來入逝多林內諸人
旣共作明制已諸尼旣聞悉皆不入不生恭敬特大
世主常法如是於日月中來禮佛足方隨意去來入
寺時慈芻告曰喬答彌衆僧立制不許尼入寺中遮
不聽入答言聖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衆僧作
制我欲如何尼卽却廻還其住處爾時世尊知而故

問阿難陀曰豈大世主身有病耶答言無病若爾何故不來時阿難陀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陀是諸苾芻善作斯制然諸苾芻尼繫屬苾芻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去諸苾芻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守門苾芻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尼如世尊說白知方入不爲教授者諸尼不知云何爲白佛言尼入寺時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苾芻應問尼言姊妹汝不懷障難持刀錐者聽入若不自知入僧寺者得越法罪苾芻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教誡諸苾芻尼者時六衆苾芻教誡不

息佛言若苾芻尼有過苾芻僧伽未與歡喜輒爲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懺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互當收謝

尼衆坐應知

緣處同前時有一尼就苾芻受業因不可意訶責令去既至寺中師問令懺至房請謝廣說如前是時苾芻見來禮懺以脚驀頭棄之而去尼卽默然還歸寺內諸尼見問小妹從軌範師已收謝訖答曰莫更逢見如是之師問言何故卽以事具答諸尼聞已皆共

譏嫌姊妹當觀輕懷女人乞歡喜時而不爲受又復以脚驀頭而去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衆等正合譏嫌從今已去尼來懺時不應驀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尼被責時不應造次卽求懺謝然須次第方求懺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應可先遣苾芻若苾芻尼鄒波索迦鄒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爲方便令彼心喜方爲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聞疑爲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復爲長淨有苾芻曰我觀長淨及以隨意皆爲清淨故知長淨卽是隨意或有說云

隨意長淨二事各別白佛佛言二事雖殊皆爲清淨是故當知作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不忍共相覓過於隨意時在大衆中更相憶念互爲詰責於戒見儀命各記犯科條于時所有得意知識及以二師諸同學等各爲朋扇因此鬪競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諸具壽勿爲鬪諍住出家心如世尊說若於某處有諸苾芻共爲鬪諍各相論說忿競而住者我於某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事若銷停我卽當往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

三法所謂棄捨無貪善根無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
多作三法所謂多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
彼諸必芻卽便忿競共爲鬪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
若彼必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
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無
貪瞋癡三種善根此諸必芻卽不忿競共爲鬪諍更
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汝等必芻當捨惡法修行善
事時諸必芻鬪諍不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
壽勿爲鬪諍住出家心彼諸必芻懷瞋不歇更相鬪
諍諸俗旅見共生譏恥此禿沙門作隨意時無出家

心常懷鬪諍必芻以緣曰佛佛言諸必芻長者婆羅
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必芻知必芻有瑕隙者不
應一處共爲隨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爲時諸必芻作
隨意日而爲懺謝更增忿競心不能捨佛言作隨意
日不應懺謝七八日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日
前宜預懺者時諸必芻皆共懺謝佛言一切必芻不
應爲懺於有瑕隙情相違者而爲懺謝共乞歡喜
所
懺者梵云懺摩是謂容恕義後人加
悔喚爲懺悔此卽與說罪義不同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大會時諸婆羅
門長者居士各爭勝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悉皆

雲集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是時諸尼依夏坐時
便大喧鬧佛言女人性貪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
而坐自餘諸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 當須差二尼 若至長淨時

差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尼羯磨別除共羯
磨者時長淨曰諸苾芻尼悉皆來至迦多林所而爲
長淨苾芻與尼於大門首共爲長淨諸長者婆羅門
等見其喧鬧皆來共觀彼立而住佛聞是已告諸苾

芻勿於門首而爲長淨時諸苾芻卽與尼衆寺內長
淨因共聚集多爲言語以緣白佛佛言由是苾芻不
應與尼於其寺中而爲長淨諸尼不知還來寺內佛
言尼來半路苾芻往彼共爲長淨時諸苾芻奉教而
作時有婆羅門長者在道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
而爲長淨遂生異念起邪分別共相議曰此禿沙門
男與禿沙門女談說何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
何所論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空處向
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王於我等所有科罰皆
是禿男禿女而爲譏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半路而

爲長淨於長淨日當差二尼半月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事諸尼遂遣無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申說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難得佛言一有力得往僧中彼雖至寺見佛及僧大衆威重欲向何人而告清淨卽爾還來是時尼衆不爲長淨白佛佛言應差一人尼來白者衆雖差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被差必芻應在門下彼來當曰先受白已當告僧伽僧伽卽應以白二法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 當問教師名 著帽爲鉢囊

結髮尼不合

緣處同前佛言苾芻差人待尼告淨者雖在門首尼來到時報言莫近我莫觸我卽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中因此尼衆不得長淨苾芻曰佛佛言被差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爲受作如是語姊妹當坐莫近觸我可告清淨若不爲受卽走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應可差人住在門所待尼教授者被差之人遲至門首時有露形通披毛毯於其門下觀生死輪尼見作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卽便禮足合掌蹲居白言聖者存念彼卽默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

說何言語王園寺尼故遣我來請問頂禮逝多林中
聖衆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勝常安樂行不
褻灑陀日苾芻尼衆並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
默爾而住尼便教曰聖者應言可爾彼聞不解佯作
啞聲點頭而去時此二尼卽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
至門所暫時相待見無尼至還向房中若說戒者作
單曰已其授事人白大衆曰誰將尼衆告淨事來衆
中無人答言是我衆皆念曰豈非尼衆不來告淨更
不遣人問其來不上座誦戒作褻灑陀了後說戒時
告清淨尼復來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衆

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悉來僧所問言聖衆何故不受
苾芻尼衆告清淨耶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曰差何
尼來爲告清淨先時二尼卽前答曰是我等來至於
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觀生死輪我卽於彼告清
淨已遂還本寺苾芻聞說彼人形儀對說清淨卽知
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苾芻尼於外道邊告清
淨事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尼來告清淨不
問教授人名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尼無犯從今已
去若苾芻尼來告清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聖
者名字云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罪如世尊

說尼告淨時須聞名者尼來告時先相識者亦問名
字佛言相識苾芻不勞更問

緣處同前時大世王喬答彌身嬰病苦尼來看問聖
者何故不出房耶答言少女我身有疾問曰先持何
物病卽消除答言我在俗時頭上著帽若如是者今
何不持答曰我今出家世尊不許云何得持白佛佛
言尼在寺中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行告乞入一家
中告言我乞主人報曰無物當去此人出時大世王
入從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不與爲獨我耶欲求報

隙佇立不去王人念曰幸蒙佛母來入我家卽疾敷
牀命之令坐接敘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羅門
見嫉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觀鉢中得何美味其尼示
鉢卽便唾中大世王曰子今何故汗鉢中食汝若索
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尼白苾芻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女人之性少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
已多招苦報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去尼乞食時應持
鉢絡掩蓋而去諸尼不解鉢絡云何佛言應作方尺
布袋提上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襪將行乞食得遮
塵土復易擎持

神州北來無此鉢袋下留尖角鉢不動搖不同平巾轉動流溢作時應取

布小尺二尺宜使正方傍邊剪却衣橫襷用時極理安穩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華曾於一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種種上妙飲食及諸音樂共詣芳園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結華鬘令人急送其人家內有妙華林妻卽奉教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華鬘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鬘者皆爲他作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王令我結妙華鬘我自不解求人不得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飯報言聖者且去我今懷憂無人授與尼曰少女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

汝何不結答曰我先不解卽問尼曰聖者解不報言少女我今年邁昔在少時何事不曉聖者若爾憐愍我故願爲結鬘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卽與汝結答言我與尼卽安鉢一邊舒脚而坐用意結鬘女人見已嗟其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鉢食尼詣餘舍復與結鬘多獲飲食方歸本寺時結鬘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華我今爲結報言汝來何晚華已結竟將向園中問言誰結答曰聖者吐羅難陀彼便譏恥沙門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尼曰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故尼衆不應結

髮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尼結髮者時屬世尊頂髻大會及五年六年會時勝光王及勝髮夫人行雨夫人給孤長者毗舍佉鹿子母仙授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勝上競薦香華及以諸方僧尼悉皆來集甚足華彩少結髮人時諸信心覓結華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等今者爲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華髮不諸尼答曰仁豈不知大師有教不許諸尼結諸華彩我今云何欲相助福尼曰苾芻苾芻曰佛佛言爲三寶事尼得結髮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在廊下長舒兩脚而結華髮俗旅見弄告言聖者皆

是結髮之女而來出家諸尼羞恥默爾而住苾芻曰佛佛言諸俗人輩稱理譏嫌諸尼不應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華彩作者得越法罪解結髮者當於密處勿使俗譏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 變酒令平復 賃房與俗旅
誑惑作醫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往銅器家告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不答言聖者是我本業何爲不能問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大作問言聖者何用大

鉢尼曰貧寒物汝不取價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
大作匠者念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報言
爲我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爲作如是漸小乃至
七重皆入鉢內吐羅難陀令求寂女揩拭令淨以五
色線爲終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卽令小尼頂戴將去
到已開設在傍安坐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
耶答言癡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飯次著羹
臠次受美團餘安雜味答曰若爾更復多須有餘物
來無安置處彼便默爾尼白苾芻苾芻曰佛佛作是
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諸尼不得自畜銅

鉢若畜者得越法罪唯除銅匙及安鹽盤子并飲水
銅碗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通精將爲惡相
人無娶者有餘長者娶妻未久便卽命終如是至七
時人號爲殺婦長者更問他女欲求爲妻彼便報曰
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
身旣無妻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來相問曰何故自
營家事豈可不能覓妻室耶答曰我是薄福娶妻未
久便卽終亡如是更取乃至於七悉皆身死時人號
我名爲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卽便如上具說其事若

爾通精女兒何不索取報言彼亦不與答曰我知彼家養女多時必應嫁娶卽便就覓彼見問曰來何所須答曰欲求娶女是何女耶眼通精者父曰可隨來意宜於某日共辦婚禮家酒熱壞傍求好者諸有酒家卽皆爲辦時吐羅難陀入通精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無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卽具告我家酒壞尼曰何故不令變爲好酒答言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惠施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爲昔在少時何事不解答言聖者憐愍我故變酒令好尼言少女頗能與我美食之直令汝酒好答言多與

尼曰可出酒瓮我爲瞻相卽便舉出時吐羅尼上下觀瓮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卽開窓牖令持濕沙安其瓮下更取青苔繞瓮纏裹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復好所有親族悉皆來集時諸酒家咸悉備擬怪不來取令人往問何不取酒報言我酒變好無勞別酤問言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聖者吐羅難陀於我有恩能爲此事彼卽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苾芻曰佛佛言此非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教他變已壞酒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爲給施身忽染患漸加困篤
自知形命將死不久所有財物悉皆給施沙門婆羅
門孤獨乞人善友親族唯有一舍猶未施他時吐羅
難陀苾芻尼聞來至家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
寡薄喜捨之次分惠少多答曰聖者來遲我之財物
悉皆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者我本希望舉面而來
令遣空還不稱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仁意欲將
我終不惜尼曰若爾我今便受願除病苦後時長者
遂便命過諸親來集以青黃赤白繒綵靈輿送往屍
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長者命終疾疾至彼封

其室立在一邊時彼親族焚燒訖畢咸悉歸來見舍
封閉問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來封閉報言聖者
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爾且賃與我後酬價直
尼曰虛實答言實與尼卽開門令入時有長者婆羅
門來入其舍聞如是事皆共譏嫌沙門釋女作斯非
法云何將屋賃與他人尼白苾芻苾芻曰佛佛言非
沙門女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賃舍
與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捨訖唯有一鋪
尼聞來乞事並同前乃至身亡尼便封閉諸人嫌恥

苾芻曰佛佛言若賃鋪者得越法罪恐煩故略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入城乞食見師巫女搖鈴繞
家談說凶吉多獲利物足得資身即便念曰是好方
便我亦爲之求得鈴已明旦入城即巡諸家搖鈴振
響爲他男女洗沐身形詭說吉凶妄談來兆有病患
者天緣皆差遂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請祈無
不啓謁自餘平下人皆不問時舊醫巫誚諸人處問
言有事我爲占相諸人答曰更不勞汝我有聖師善
聞衆事占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是誰答言聖者吐
羅難陀彼聞譏恥作如是語非法釋女妄爲平下

我資生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作醫巫有如是過妄
爲詭說招俗譏嫌告諸苾芻我今不許尼作醫巫若
有作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音釋

躁

則到切不

賃

汝禁切

窰堵波

梵語也此云方墳

刃

蒲拜切

庖

匹貌切

錐

朱惟切

鑽

作貫切

鑊

鑊刺

街

切鍋也刺七

喘

昌充切

懺

莫結切

瑕

瑕切

隙

瑕胡加

隙

續戰詰去吉切

構

古候切

毯

吐感切

褻

補刀

攀

普患切

臃

虛各

瓮

烏貢切

器

也

毛席也

褻

切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訃
字七千一百十五該銀三兩二錢零一厘超薦
亡侶王彥漬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通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秋月金沙願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底應安替
不畜瑠璃盃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身體洗訖上岸
梳髮而住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
見女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念愚癡女子共我爭勝
故梳頭髮謂我先來元無髮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
設更見我不敢爭勝遂卽默持菴摩羅末撲其頭上

以手接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何過纔淨洗髮以菴
摩羅末撲我頭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難陀先來
無髮頭既不淨可來更洗女卽譏嫌苾芻曰佛佛言
尼爲非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
撲他淨髮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尼衆往河中浴是時吐
羅難陀尼於駛流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諸尼問言
聖者今作何事答言小妹我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
此非淨法於駛流處立受觸樂所不應爲答言此是
極淨有何乖理若不淨者誰有制處尼曰苾芻苾芻

白佛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
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
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遂生垢或因打擲
多有損壞尼曰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不應隨處
安鉢應以薄錫替鉢而用如世尊說錫替鉢者諸尼
以錫遍裹其鉢俗旅見問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仁者
世尊制令以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遍裹鉢耶
仁今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尼聞羞恥默然
不對苾芻白佛佛言俗旅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

以錫遍裹其鉢可爲小替纔承鉢底彼作種種奇異
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
二如手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得琉璃盃持有女人爲有
客來便詣尼處告言聖者幸借琉璃盃尼卽問曰汝
何所用答言聖者爲女夫來無盃可飲尼與將去彼
不存心手脫便破告言聖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
須價直還我舊盃答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須舊
盃如是諍競苾芻曰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畜琉璃
盃有斯過失告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琉璃盃若畜者

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濕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情大歡喜
命諸親眷共爲喜樂其婦及夫別房睡著天明不起
時有乞食苾芻見彼多門悞入家內迷其出處遂便
深入至長者房前彼卽驚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
者見云此與我婦共行非法卽打苾芻頭破血出鉢
盃亦碎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放令去時彼苾芻持

此容儀至逝多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卽便具說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次入多門家應將餅麩門前爲記然後方入苾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女露形走去俗人嫌恥佛言欲入舍時作聲警覺彼卽呵呵作聲喧鬧而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入我家答曰佛令作聲而入爲此呵呵答曰更無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呵能爲警覺苾芻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爾無對佛言不應呵呵作聲

杖頭安鐵圓如蓋口安小環子搖動作聲而爲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舉怖之時有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飯擲地令食至不信家人搖錫時遂生疲倦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可二三度搖無人問時卽須行去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令人取食爲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爲五一者爲欲閑寂二者爲諸人天說法三者爲觀病人四者爲觀臥具五者爲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緣爲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權爲葉

舍命衆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粥次行乾餅次授縛
爐并與蘿蔔時有苾芻欲粥作呼呼聲嚼乾餅者作
百百聲喫縛爐者作齾齾聲屋上雨下作索索聲瓶
中飲水作骨骨聲此等諸聲殊音響合時有苾芻先
能歌舞聞其聲韻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卽從座起隨
其音曲手舞逐之告大衆曰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
此是百百聲大德此是齾齾聲此是索索聲此是骨
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衆中有不住心者卽
便微笑其用意者悉皆驚愕行食諸人無不大笑或
生譏恥施王深怪請食苾芻情大羞恥將食至寺置

在一邊禮世尊足世尊法爾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
衆頗得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王致怪
問曰何故以緣具白世尊食訖出外洗足還入房中
宴坐而住至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芻衆中就座而
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心於施王家而作舞耶
答言大德有譏彼意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
芻若苾芻作掉舉而爲舞者得越法罪若作譏彼心
者無犯汝諸苾芻此等皆由作聲敗食致斯過失是
故苾芻不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旣遮已時有信
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來施苾芻皆不敢受問

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皆以外道而爲福田世尊出世卽以仁等福田中上我等所有微薄施物持來供養仁皆不受豈令我等徃後世時無路糧耶又如佛說及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創熟之時先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福無量唯願慈悲爲我納受苾芻曰佛佛言此諸施物宜當爲受所有乾餅與羹飯和食蘿蔔甘蔗截作小片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時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旣到彼家更待餘者人未盡集報長者曰宜可行食我等前食飽便去更有人來

復令行食如是展轉施主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旣生擾惱苾芻曰佛佛言受他請時不應亂去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方入若亂去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言不亂去者有病苾芻待者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羸苾芻曰佛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來在房中食云何爲五一者是客新來二者將欲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信敬請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今爲制戒苾芻食訖卽便歸寺施主本心欲求聞法

無一苾芻爲其說法遂生嫌恥苾芻曰佛佛言理合
譏嫌故諸苾芻不應食了卽皆歸寺若卽去者得越
法罪當爲說法佛令說法者苾芻不知誰當說法佛
言應令上座爲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
能令第三者此若無堪應番次與或隨能者當預請
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時中往逝多林
聽聞正法遂於一時請佛僧衆就家受食苾芻皆去
世尊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說此爲制戒佛不親行
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食了施主樂法應爲說者

衆差一人令住說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并諸眷屬
皆來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請言聖者爲我說法
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長者念曰
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爲宣揚我宜爲說報言聖者
如世尊說

布施招大富 持戒得生天 專修斷煩惱
此是法當去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竟無言對復道而歸旣至寺中
諸苾芻問具壽住彼爲說法不答言諸具壽獨留於
我更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威嚴皆來集會我生畏

懼不能說法施主見我情懷怯懼返卽爲我宣揚妙法苾芻白佛佛言此之苾芻所言應理是故不應獨令說法從今已去差四苾芻與說法人爲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與四人伴者有請喚處差說法人及與四伴時伴苾芻遂向生緣或出便轉悉不白知臨時闕事以緣曰佛佛言與說法人爲伴苾芻向餘處時應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 刮舌篋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一子年旣長大於善法中而爲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往醫師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爲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愈苾芻卽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卽不下醫來問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首藥無氣力唯一行痢賢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賢曰聖者冷水洗淨云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瀉藥勿爲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賢曰聖者藥法應爾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

若如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且當淨拭苾芻不知
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
而淨拭之待瀉痢畢煖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蛇住諸牧羊人放火燒林
四面火來蛇卽驚怖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存命
投一樹下盤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行人間因
至樹下見此毒蛇被火燒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
爲觀察宿世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根又
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有因緣卽以水灑說
三句法告曰賢首當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

滅宜於我所起殷淨心捨傍生身當生善趣于時尊
者作是語已卽便捨去時有鴉來銜去食食由此毒

蛇於尊者處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城善解

六事

一者自知設會二者教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
四者知捨施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淨觸

婆羅門舍而爲受生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卽便

觀察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羅門舍而爲

受生爲調伏故尊者頻往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歸

五戒後於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曰言聖者無侍

者耶尊者答曰我之侍者非茅草生從仁處得婆羅

門曰我無小兒堪爲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爲

侍者報曰願爾無病我已受之卽便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爪齒損乳乳便腫大曾與童子一處戲時或因瞋忿若爪若齒有傷損處悉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爲父母說法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卽是我侍者乎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奉聖者爲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戀此卽是其最後生人良久佇立觀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家并受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旣刮舌已不洗而棄蠅來附上遂便命過次有守宮來食其蠅因此而死次有黃独來

律

相如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十四

九

四

噉守宮還同喪命次有犬子食此黃独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蟻來啖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苾芻來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衆蟻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蟻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人曰昨日婆羅門兒是尊者舍利子弟子我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篋不洗而棄必應爲此令其命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當知人中亦有帶毒與蛇無異從今已去嚼齒木時旣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棄之不洗而棄得越法罪如世

尊說嚼齒木已洗方棄者有諸苾芻爲木乏少不知如何佛言於灰土上揩拭棄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自洗衣裳曬曝迴轉于時具壽鄔波難陀來見洗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鄔波難陀性懷惡行卽取新衣陰乾故永日曝又轉乾衣日曝濕者陰乾彼言大德勿作如此時鄔波難陀還同前作如是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生瞋怒欲相擒撮鄔波難陀便卽走去彼隨後逐時舍利弗來見相趁告言具壽欲作何事彼瞋盛故仍趁不息鄔波難陀旣被逐急遂取樹枝遙打於彼仍不止息時舍利

子卽以軟語安慰不令趁及鄔波難陀便遠走去彼瞋心盛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葉皆落苾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者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當知事至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如是事彼見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此懷毒人或先有怨心不應自往令其作務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令有闕彼毒苾芻勤修亡倦摧五趣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至人天無不恭敬諸苾芻白具壽舍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毒如此之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

爲希有于時尊者舍利子爲諸苾芻廣說前緣時諸
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捨
毒蛇身生於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成熟之
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一萬
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世間
住娑羅宛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毒苾芻彼佛法
中而爲出家常修慈觀諸苾芻見咸皆喚言慈觀慈

觀報言仁等更莫喚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喚仍不
止於諸苾芻遂生瞋恨口出惡言我是慈觀汝是人
中毒蛇佛言汝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如來正法
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苾芻是由彼往昔於
佛聲聞弟子處起瞋恨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
作毒蛇餘殘業力於此人中受惡毒報曰彼往昔讀
誦作業修諸戒品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
由彼善根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
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
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

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著 蘭若法應知 浴守門妙華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伽氍毹掃爲壇
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涂衣浣服如僧伽氍七條五條
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
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應爲如世尊說僧伽氍者
是其大衣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斯語
可共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伽

氍者是衣中主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
尊說僧伽氍衣不應隨處著用者苾芻不知何處應
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時隨噉食時入衆食時禮
制底時聽佛法時晝夜聽法時禮拜二師及同梵行
者時如是等處可披大衣唄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
著及食等事其安恒婆娑住於何處隨意著用悉皆
無犯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烏鳥皆鳴農夫耕作
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鬧獨處閑居宜可端心勤修
靜慮時有苾芻寡聞少識往空閑處而作草菴晝夜

勤思唯除乞食放牧人等皆悉共知時有羣賊被他
所害並多傷損飢渴所逼衆共籌量不知何去一人
告曰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沙門性多貯畜并有
悲心情無怖怯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所獲賊衆
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望舉面同行至蘭
若中苾芻見已便唱善來時諸賊人情生無畏住經
少時告言聖者我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蘭若無火
可求又言聖者渴困須水苾芻報無賊復告言聖者
須少許麴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無賊復告言
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報無次索酥油用塗

瘡上苾芻報無復告言聖者飢困須食苾芻報無賊
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屬何星宿苾芻答言我居蘭
若不閑斯事中有一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
者前事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
果耶苾芻答曰我居蘭若賊言且致是事更問聖者
得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處識處空處四靜慮定耶
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者仁是三藏持經律論
耶苾芻亦同前答賊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
言此是何方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羣賊所問之事苾
芻皆答我居蘭若賊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而

此苾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號尚不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於苾芻處各懷瞋恨便共苦捨身體皆破衣鉢錫杖悉皆摧裂僅存餘命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苾芻既遭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卽以上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我爲蘭若苾芻制其行法住蘭若人須貯水火并畜酥油麴及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及知時節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名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往醫人處請求救療答曰應作浴室洗沐身體病可得除答言賢首我於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食活命而已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在浴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苾芻洗時彼便入內身披赭服謂是苾芻皆不遮止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求寂來至其所喚言老人可共洗浴彼卽搖頭不欲重洗求寂卽便捉臂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潔以不淨手觸淨洗身答曰我是沙門汝是何物答言我是外道卽告諸人曰誰將外道入浴室中以緣白佛佛言若洗浴

時可守門戶見苾芻入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號佛言不應爾

爾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聚落名曰欲犂彼有園林佛於此住於別村內有婆羅門名曰妙華封邑極多受用無乏勝光大王常爲供養妙華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聰辯論難無滯與五百人於妙華處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華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俗業剃除鬚髮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爲出家已獲無上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近諸國無不知聞十號圓明人天恭敬不從師受自

然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今來至此欲犂聚落林中而住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無雙所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化亦無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者如上所說證大菩提于

時妙率聞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聞沙
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釋種剃除鬚髮身服袈裟
而爲出家廣說如上乃至名稱普聞人間遊行今至
憍薩羅欲犂聚落於大林中而爲居止我先曾讀尚
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
種事業如若在家當爲轉輪王若出家者當得成佛
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今往彼親爲觀察所聞相好
爲實爲虛樹生白言如大師教卽與聚落諸耆宿婆
羅門聰明博識詣世尊所旣到佛前在一邊立諸婆
羅門以種種言詞慰問世尊卽便前坐世尊卽爲說

微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婆佛說法時著
皮革屣佛前經行時來暫聽以言亂問語畢便去於
世尊前極懷高慢情無畏敬作拒逆心自謂超勝於
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作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
門謾爲言說問言喬答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學識
大人共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不住不識次第無恭
順心以言亂問而爲違逆彼言喬答摩我婆羅門法
行與他人而爲言說立坐臥者皆共言談不成是過
諸禿沙門被煩惱縛不生男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
斯有何失佛言汝有所爲來至我所汝於尊人未受

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爲詰難卽曰佛言汝喬答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於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言樹生諸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語曰言喬答摩我於往時緣親教師及爲已事詣劫比羅城諸釋男女在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悉皆遙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華婆羅門弟子唯知遙指更無恭敬供養之心佛言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聲音住在巢中隨意言語諸釋迦種自居宅內隨意言談此亦何過曰言喬答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羅門刹利薜舍戍達

羅此等諸人悉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種無如是事于時世尊卽作是念此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毀過太甚我今宜可爲彼宣說過去因緣根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時見摩納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從婢所生卽釋迦子是從曹王告摩納婆曰汝今何姓白言喬答摩我姓箭道佛言摩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是釋迦婢所生今諸釋子是汝曹王時餘耆宿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樹生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聞聰辯論難無滯能共喬答摩依正法語往還論議佛告婆羅門若

言樹生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默然令彼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當說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答摩而爲論難我等且默爾時世尊命樹生曰古昔有王名曰甘蔗生其四子一名炬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肩四名足釧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童子各將已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側於一河邊是劫比仙舊所住處相去非遠各葺草菴以自停息遂捨親妹取異母者用充妻室各生男女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告大臣曰我子何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斥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王告臣曰我子

能作如是之事答曰彼能王卽舉身長舒右手而爲歎曰我子能爲如是之事由彼大人口陳說故因此

種族號爲釋迦

此云能也

摩納婆汝頗曾聞釋迦氏族如是事不答曰我聞摩納婆甘蔗王家有一好婢名曰

知方容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爲妻室遂誕一子纔生

卽語且莫措身待我洗浴除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

喚鬼名爲箭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聞便

默爾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默不答時金剛手神於

其頂上擬金剛杵放大火光流焰輝赫告言摩納婆

佛三問時汝作矯心不應答者我卽以杵碎破汝頭

而爲七分佛威力故令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
心憂毛豎白佛言喬答摩我先曾聞有斯種族時彼
耆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如喬答摩所說我等皆
信今此樹生源初種族實是婢兒時摩納婆見云婢
子心生憂越低頭而住口不能言爾時世尊見斯事
已復作是念我今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卽爲更
說種種因緣種種譬喻令彼止息高慢之心捨除憂
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置是事汝本來意今可求之
是時樹生卽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餘之二
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二相遍身無 未覩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爲現相
除我心中疑 正覺大名聞 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音釋

接

如何切 駛疎土切 麤尺小切 鑲胡關切 劇奇逆切

餽

補各切 餽飢也 飲呼合切 齷虛合切 愕五各切 錯怯

乞

業切 刮古猾切 匏邊迷切 鵠赤脂切 腫驚遠貌 怯

猶

余救切 啞子答切 曝掠器 鵠赤脂切 腫驚遠貌 怯

也
赭章也切
赤也
蒺蒲計切
奴板切
面慙而赤也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計字七千六百個該銀三兩四錢二分起薦亡侶
王彥濟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迺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秋月金沙願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說妙華婆羅門事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樹生摩納婆遍於我身觀於
三十二相已見三十於二有疑陰舌二相未能得見
我今方便現陰藏相令彼得見卽舒舌相長至髮際
廣覆面門彼既見已作如是念沙門喬答摩衆相具
足有二種業在俗作輪王出家成正覺乃至名聞無
不周遍時摩納婆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于時妙華婆
羅門於一園中與諸耆宿言話而坐企望樹生爾時

樹生遙見妙華即便往就敬禮其足及餘尊宿在一
面坐妙華告曰摩納婆彼喬答摩有善名稱充遍十
方具諸相好其事實不曰言大師衆所稱揚其事皆
實汝頗與彼爲言論不答曰共語汝於彼處所有言
論悉皆大第向我陳說時摩納婆於世尊處所有言
論具曰妙華彼既聞已發大瞋恚即便舉足蹋彼頭
上怒云大好使人能辦其事亦令我身沉淪惡道如
汝共彼言論之時所有差失彼卽引我亦在過中但
爲日晡不獲卽往恭敬問訊待至明日我當自去卽
於夜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纔至晨朝以車運載詣

世尊所到已歡喜共申言問在一面坐曰佛言世尊
我爲喬答摩辦清淨食已載至此唯願慈悲哀憐納
受時阿難陀於世尊後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曰汝
今可告於此聚落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時
阿難陀旣往告已悉皆集在常食堂中卽還曰佛諸
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見
佛僧衆悉皆坐已卽以自手持妙飲食供養佛僧大
衆食竟嚼齒木洗手已屏收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
坐聽說法要爾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唱隨喜
已說伽陀曰

祭祀火爲最 初頌論中最 人中王爲最

衆流海爲最 衆星月爲最 光中日爲最

十方世界中 凡聖佛爲最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爾時衆中有一莫訶羅苾芻聞佛說此伽陀之時雖飽食訖尚咬乾餅作大音聲婆羅門見而白佛言喬答摩聲聞弟子依教行不佛告婆羅門有依不依喬答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有貪食者喬答摩我有弟子名曰樹生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來略共言論喬答摩共彼所有問答談論幸當爲我廣說其事

佛卽次第爲說時婆羅門白佛言喬答摩其樹生者無識寡聞心懷高慢不生畏敬輕觸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喝當爾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華頂禮佛足并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而行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白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衆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何以故喬答摩我婆羅門法

唯求名稱所有衣食受用資具皆從名稱之所獲得
故我於此善護衆人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婆羅門
極大高慢我今宜可息彼慢心爲其說法爾時世尊
卽爲宣暢示教利喜如佛世尊於尋常時說法之事
謂說布施或說持戒五欲少味多諸過惡煩惱汙汗
沉淪生死清淨涅槃當求出離如是等法廣爲陳說
世尊知彼欣樂隨喜發清淨心堪爲法器於殊勝事
能得受持復爲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譬如淨衣
易受染色時婆羅門卽於座上證見諦理無復疑惑
得預流果卽從座起偏露右肩前禮佛足作如是語

我今出離歸佛法僧受五學處願證知我是鄔波索
迦具清淨念禮佛足已奉辭而去

佛作是念彼婆羅門善爲譏笑由老苾芻說施頌時
喫食不止是故不應此時噉食告諸苾芻曰彼婆羅
門善爲譏笑由莫訶羅說施頌時喫食不住致斯譏
醜若有苾芻說施頌時喫食不住者得越法罪如佛
所制說頌之時不應食者彼不敢食遂令行末不食
時過佛言若有苾芻說施頌時不聞說聲不解其義
者應食無犯設若聞聲不解義者食亦無犯聞聲解
義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聞聲解義不得食者於

一住處衆坐人多遂使未行屈來至上彼聞施頌並皆不食日時遂過佛言此若聞聲兼解義者且不應食待說兩三頌訖後食無過

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有餘苾芻亦行乞食至一園中行立而住見諸男女起惡尋思作邪欲念佛見苾芻知作邪念不善相應遂近其處告言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流出臭糞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卽大驚怖身毛皆豎便出園中佛作是念苾芻非處而停住時

有如是過旣乞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宴坐於日晡時從定而起於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我向入城爲欲乞食見一苾芻亦爲乞食至一園中起惡尋思作欲邪念我知彼人作斯惡念便就其邊而告彼曰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臭糞流出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卽大驚怖身毛皆豎遂出園中是故苾芻不應非處而爲住立若住立者得越法罪有一苾芻聞佛說已卽從座起頂禮雙足白言世尊大德於聖教中何者名爲苦惡種子何謂臭糞

流出蠅蟲不食佛言苾芻苦種子者謂是三種罪惡不善邪思量法云何爲三謂惡欲尋思瞋恚尋思殺害尋思臭糞流出者臭糞謂是五欲色聲香味觸流出者謂欲纏心以其六根追求六境流動不住蠅蟲者謂諸世間於六觸處無心制止起貪瞋等憂悲苦惱作罪惡業爾時世尊復說頌曰

不攝眼耳等 被欲之所牽 苦子種身中
臭氣常流出 若在於聚落 或居閑靜處
常於日夜中 不思於正法 由依罪惡念
遂起妄尋思 遠離樂住緣 當受於苦報

若人修寂定 於勝慧勤行 常得安隱眠
不被蠅蟲惱 親近於善友 勝人之所說
若能如是學 更不受當生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非處住立者不知何者名爲非處佛言非處有五唱令家婬女家沽酒家王家旃荼羅家是謂五處非所行境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曰

由蛇觀臥具 一衣不爲禮 初至寺中時
年老應禮四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欲去遊行所有臥具於親

友處囑令看守時彼苾芻卽以臥物安置舊處而不
受用時有毒蛇來求住處遂於褥下盤屈而居有客
苾芻來投此而住暫停歇已行禮佛塔及餘苾芻日
暮歸房舊住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水土燈油先敷臥
具行來疲困洗足安眠由先業力不觀臥具遂卽眠
睡押著其蛇蛇從褥出便螫苾芻苾芻受苦宛轉蛇
上於片時間二俱命斷至天曉已主人來喚彼旣身
死無復祇承主人念曰行來疲極且縱安眠睡足之
後自當起覺食時欲至更來打門喚言可起食時欲
至旣無響應他怪門聲彼便具報卽取戶鑰開入房

中見其身死次翻臥褥復見蛇死衆共來看知被蛇
螫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不觀臥具因致俱亡告諸苾
芻曰受他囑者應將臥具付知事人或可隨時自爲
曬曝置於架上繫不令墮若欲眠時應須觀察彼於
夜分燈火照看佛言不應如是可於白日預爲觀察
時諸苾芻無問新舊悉皆翻轉佛言舊者應觀莫翻
新者有餽褥布時時抖擻不爾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同房而住時一苾芻度一
少年弟子弟子多睡久而方覺師每訶責後欲天明
忽然驚起但披僧脚欲往詣師所其師正起欲著下

稽弟子近前禮足而起既新剃髮戴起師裙在頭上住弟子所披亦便墜墮師弟二人悉皆形露彼苾芻見報言具壽我今善知汝等皆是丈夫男根具足時彼二人各懷羞恥默爾而去其師遂卽訶責弟子餘苾芻問汝有何過常被師瞋答曰昔瞋有緣今時無過師徒義絕我今行矣復問何事卽具告知報言具壽汝誠有過訶責合宜聞便默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念其師訶成順法告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著一衣禮他亦不得一衣受禮違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言於他處不相體悉不爲解

勞時有衆多苾芻從異方來禮制底竟無一人爲解疲極猶如被擯隨處而住或在簷前或居門屋或在樹下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見已問言聖者何緣被擯隨處而住報言賢首我非被擯是客新來婆羅門曰若爾何不住在房內我無故識復誰相容爲禮聖蹤暫來至此隨處停住不久當還諸人聞說皆生嫌恥我等曾聞沙門釋子性懷平等何處得有平等之行見同梵行客人創來而不容止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凡是客僧來入寺者先應禮拜耆宿四人當前而立王應好心准法安置後

於異時有客苾芻遊行人間時將欲暮至王舍城先知佛制禮老年者卽問諸苾芻曰尊者阿若憍陳如今在何處答曰在竹林園中便卽就彼扣門而喚時尊者憍陳如問言是誰答曰我是客僧尊者喚入令其歇息客僧問言尊者大迦葉今在何處答曰具壽彼在畢鉢羅窟于時客僧如言往彼如前通問尊者喚入安慰停息客僧卽問尊者難陀今在何處答曰彼在鷲峯山客僧便往致問尊者命入如前令息客僧問曰尊者十力迦葉今在何處答曰今在細你迦窟客僧便去既見尊者同前問答令其止息客僧答

言今已天明當須乞食不可更留作如是語如世尊言客僧到處先令禮拜四者宿者此是方便治罰客人不令安隱時諸苾芻以緣曰佛佛言我先豈令客苾芻禮大地尊宿唯遣禮謁當處老宿四人
內攝頌曰

世尊爲高勝 廣說弟子行
行雨問大師 爲說七六法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高勝於晡後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請世尊曰弟子事師所有行法唯願爲說佛告高勝我今爲說苾芻所有弟

子門人供事之法汝應諦聽凡爲弟子於師王處常懷恭敬有畏懼心不爲名聞不求利養當須早起親問二師四大安隱起居輕利除小便器爲按摩身其師若言我今有疾應問所患便往醫處具說病由請方救療如醫所教便爲療治若師自有藥物應用和合如其無者可問近親親眷若多應問師曰何親處求得師教已如言可去若無親族應向餘家如教往覓或詣病坊施藥之處此若無者當緣自業於飲食中而爲將息若病可時授以齒木其師欲嚼齒木之處應先淨掃作曼荼羅安置坐枯及盛水瓶器并澡

豆土屑淨齒木刮舌篋旣澡漱已除所須物若師患目應問醫人爲作眼藥而塗拭之次應授衣餘衣襪疊勿使撩亂師禮塔時當入房中灑掃其地若有塵土應將牛糞或以青葉揩拭次應自禮尊儀及禮師主或問安白事於日中三時禮拜當隨已方於同梵行者亦申禮敬次應策勤坐禪讀誦每於半月須觀曬牀席若至食時應洗兩鉢若是乞食苾芻自持重鉢輕者與師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胝與師令著自持輕者若於熱時輕者與師自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令師在後若

渡河水扶持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王爲當同行爲
當別去若言同行即可隨去若得乾麴豆飯及酸漿
水置以鉢中若得米飯餅及沙糖乳酪石蜜安師鉢
內乞得食已還至本處作二小壇布以諸葉可安二
座踞坐飯食若別行者所乞得食將呈師王今得此
食須者應取師王卽應知量而受若住寺者其弟子
應先洗器往至厨中問知事人今爲僧伽作何飲食
其知事人敬而告知彼還白師今日僧伽作如是食
可請取不依教持來師應知量觀時而受若其二師
澡漱之處應爲掃除作曼荼羅安座牀子及以水器

并土齒木如法揩洗若須洗足應爲師洗或但用水
或可塗油以屑揩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食事
又問爲於此處修習善業爲復向餘閑靜住處若言
可向晝日住處者應持坐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
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爲授經若學禪思教
其作意若還來時應觀牀席自洗足已次禮尊像及
同梵行者隨力而禮與師置座同前洗足若是寒時
應守持心爲暖湯水若是熱時應可持扇而爲招涼
師亦知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衣鉢等當作之時
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營已物佛言高勝汝今應

知諸苾芻衆所有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師
於弟子當如子想若有病患共相瞻侍至老至死我
今爲汝略說其事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事皆
得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敬順心爲供侍者
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譬如蓮華處在池中日夜增長
是故汝等當如是學時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說
已歡喜奉行

緣在王舍城住鷲峯山時摩揭陀王末生怨王與佛
栗氏國共相違逆末生怨王於大眾中告諸人曰安
隱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王

告大臣行雨婆羅門言卿往佛所頂禮佛足爲我問
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次復曰言大德末
生怨王對諸衆前作如是語彼國豐樂與我相違我
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世尊許不如世尊許皆
當領受還來報我何以故如來應供正遍知者言無
虛妄是時行雨奉王敎已乘白馬車執持金杖挂以
金瓶出王舍城往詣佛所至下車處足步而行登鷲
峯山至世尊所歡顏敬問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摩揭
陀王末生怨王頂禮世尊足下敬問起居輕利少病
少惱氣力安不作是語已佛告婆羅門願王及汝無

病安樂時婆羅門卽以王語次第曰佛廣陳其事未
審世尊作何垂誨佛告婆羅門我不多時在佛栗氏
國我於三月坐夏之時於彼而住我時爲衆宣說七
種不退轉法婆羅門彼國諸人護持七種不退法時
國界人民日見增長善法無損婆羅門言我未能解
大德所陳要妙之義唯願慈悲廣爲我說令得開解
爾時具壽阿難陀在佛後立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
汝頗聞知佛栗氏國所有人民數多聚集評論法義
不大德我聞彼國人多聚集評論法義佛告婆羅門
若彼國中人多聚集評論法義應知彼國日見增長

善法無損一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人多和合
同起同坐評論國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
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二阿難陀汝頗聞知
彼國人衆不應求事而不求之所應得事不令斷絕
國之教令常樂奉行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
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三阿難陀汝頗聞知
彼國女人及童女類或是母護父護兄弟姊妹姑嬢
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討罰是他妻妾乃至授化許爲
其婦不共倉卒行非法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
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四阿難陀汝頗

聞知彼國人衆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
言教情無違惱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
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五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
人衆於制底處常修供養所有古舊恭敬法式不令
虧廢廣說乃至善法無損六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
人衆於阿羅漢敬心殷重常生正念其未來者願皆
來此其已來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須
資具皆悉給與無有乏少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七佛
告婆羅門但令彼國所有人衆於斯七種不退轉法
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增長無有損失善法隆盛

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衆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
怨王不應興罰何況七法具足奉行婆羅門曰大德
喬答摩我有多緣且欲辭去佛言隨意時婆羅門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婆羅門辭佛去後佛告阿難陀汝可遍告鷲峯山
處所有苾芻皆令集在供侍堂中時阿難陀卽便遍
告諸苾芻衆盡集堂已還至佛所在一面立白言世
尊苾芻盡集願佛知時佛至堂所就座而坐告諸苾
芻我今爲汝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意云
何爲七汝等苾芻數多集會評論法義應知苾芻福

德增長善法無損 一汝等苾芻若和合同集同起同坐同作法事應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 二汝等苾芻不應求者而勿苦求所應得者不令斷絕所有正教常樂奉行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 三汝等苾芻所有愛著與貪俱生喜願未來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如是當知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福德增長善法無損 四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外事出家修淨梵行滿二十夏者年宿德大師所讚爲同梵行者之所識知衆皆恭敬殷重供養所說言教樂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 五汝等苾芻若有苾芻

居阿蘭若受下臥具生喜足心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 六汝等苾芻若有苾芻於同梵行者殷重用心常存正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而來至此既來至已作安樂住心不生厭離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勿令少乏廣說乃至善法無損 七汝等苾芻能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苾芻所有善法常得增長無有虧損安樂而住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若諸苾芻於大師處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 七如是應

知於法於戒於教授事不放逸事於臥具事於修定
事生殷重心恭敬供養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
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
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若諸苾芻不愛作業不愛
言談不著睡眠不樂聚集及近惡友不貪名利叅問
他人常修於定於增上證不生喜足無退屈心乃至
證得眞實諦來無暫休息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
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
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若有苾芻有淨信心有
慙有愧具大精勤有念定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

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
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知法知義知時知量
知自身知門徒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
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法云
何爲七若有苾芻修念覺分觀時依空閑處依止離
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法勤喜安定捨修觀之
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作
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汝等苾
芻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習汝等一心慇懃守
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

汝等苾芻復有六法令他歡喜汝應諦聽我當爲說
云何爲六一者我今應以身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
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身禮敬灑掃塗拭作
曼荼羅布列衆華燒香供養或復爲其按摩手足若
見病苦隨時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
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二
者我今應以語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
行處起慈善心以語讚歎彰其實德他不聞者令其
普知讀誦經典晝夜無歇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
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

乳合三者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同梵行處
起慈善心不生妬害慳嫉之想於身語業所有行慈
繫念思惟無令斷絕設在危難亦不暫停況復平居
而乖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不斷其命不行楚苦
遠離煩惱至解脫處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
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四者諸有所得如法利養乃至鉢中獲少飲食悉皆
歡喜共他受用不屏處食於同梵行者情無彼此如
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
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五者於所受戒不破不

先不雜不垢不穢初後淨持智人所讚同梵行者不生輕鄙共持淨戒法食俱同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惑是聖出離無能破壞速盡苦邊與同梵行者共同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汝等苾芻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當修習慇懃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音釋

企去利切哺博孤切嚙在爵切控苦貢切轡彼義切

輻也輻施隻切輻蟲輻初觀切輻當口切輻陽林切

只音襞必益切踞居御切璋諸良切倉卒倉七切

卒匆遽貌

金甕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計字六千六百七十該銀二兩九錢九分六厘起薦亡侶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近爲法友同登正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ヨ
ノ
七